

爱的辣椒酱

■马海霞

三四岁时,我家还住在四合院里。一日,去东屋二大娘屋里玩。她正在吃饭,只见她将辣椒酱抹到小饼上,卷起来大口大口吃,吃得那个香呀!二大娘吃几口小饼卷辣酱,端起碗来喝一口水,喝完还冲我吧嗒嘴儿,一副吃得得意的样子。

我看得眼馋,也跟着吧嗒嘴儿。二大娘见状,撕一块小饼,用筷子轻抹少许辣椒酱递给我。我拿过来便狠狠咬了一口,顿时扔下小饼吐着舌头辣得满屋跑,眼泪都辣出来了。二大娘赶紧让我喝水,可温开水越喝越辣,情急之中,二大娘用水瓢舀了一瓢凉水,还带着冰碴儿呢。我“咕咚咕咚”灌了下去。

那时小孩子经常喝凉水,我倒是没有闹肚子,但因为喝水太多,晚上却尿了炕,湿透了被褥,害母亲晾晒了三天。

我当时发誓再不吃辣椒酱了。谁知道三天过后,我又跑到二大娘屋里要辣椒酱。这次二大娘再也不敢私自给我了,可她见我守着辣椒酱坛子不走,只好盛了一碗送给了

母亲,把我的馋虫顺利引到母亲那里。

那天午饭,母亲做了烫豆腐,把豆腐切成小块扔进沸水里咕嘟着,吃时将豆腐捞出放进辣椒酱里蘸。为了减少辣度,母亲用石臼捣了一些花生碎掺进辣椒酱里。大人们将烫豆腐按进辣椒酱里蘸足了辣酱再吃,我们小孩子则夹起豆腐只蘸一点辣酱,以免被辣到。

一碗辣椒酱一顿便吃没了,馋虫却被勾了上来。母亲便自己动手做,在炉火上將葱和辣酱烤熟切碎,再将花生炒熟捣碎,搅拌均匀后加入酱油就可以吃了。母亲根据加入花生碎的多少,做成特辣、中辣、微辣三种口味,分装在不同的罐子里。

母亲每次都做不多,够吃三五天的,吃完了任凭我们如何央求也不做,因为辣椒酱吃多了,对身体不好。

母亲每次做辣椒酱时,都把我们兄妹赶出家门,让我们到外面玩去,因为烤辣椒太呛人了,站在炉子旁待一会儿,便被呛得眼泪哗哗地

流。

刚做好的辣椒酱辣味最足,一般是边吃边辣得跳脚,但越辣越想,吃着吃着便不觉得辣了。吃完一照镜子,红嘴唇也吃出来了,比涂了口红还好看。我小小年纪,便吃成了“辣”不怕。餐桌上可以无菜,但只要有一碟辣椒酱,便可吃得心满意足。

每年冬天,母亲都做好几次辣椒酱,一罐罐装好。亲朋上门来,谁喜欢就送谁一罐。母亲的辣椒酱成了我家的老字号。

最近几年,母亲年龄大了,每到冬天,哥哥便喊母亲去他家过冬。但母亲离不开她的老宅子,这里有她熟悉的草木、老邻居,还有年年要做的辣椒酱,毕竟炭火烤出的辣椒、大葱,做出的辣椒酱才好吃。

上周回家,我也学母亲做辣椒酱,刚烤了一个辣椒就被呛得“投降”了。母亲一年不知道烤多少辣椒,得流多少眼泪呀。

或许正因为呛人,这种一直留存着小时候味道的美食才最具人间烟火味,也形成了母亲独有的味道。

烟火人间

人生百味

公交车上的烟火气

■陈倩倩



周末,难得起了个大早,赶个早班车去图书馆看会儿书。

本以为周末的清晨,公交车上的人不会太多。谁知,一上车,我就傻了眼。车上已经坐满了人,连个空座都没有。我只好找了个角落站着。

看着窗外一闪即逝的风景,感叹着冬天真的来了。满目萧瑟,掉光了叶子的树光秃秃地矗立在路旁,无声地注视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。看了会儿觉得没意思,我便观察起公交车上的乘客来。车上的人形形色色,表情神态不一,其中以女人和孩子居多。

在我的斜前方坐着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,她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手提袋,脚下安安静静地“躺”着满满当当两大包食材,正在和邻座的大姐攀谈。

女人爽朗的声音在车厢响起,就像夏日挂在窗边的银铃铛,清脆悦耳:“我每个周日都要起大早赶早市买最新鲜的菜,孩子和老公就爱吃我做的饭。”她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,接着说,“周末路上的车实在太多了,遇上堵车,两个小时都回不了家,还是坐公交方便。”旁边的大姐深以为然地点点头,表示赞同。

很快报站声在整个车厢上空回荡,她扭头朝车窗外看了一眼,提起地上的两大包食材冲向车门,待车一停稳,便匆匆跳了下去。三步并作两步,很快消失在视野中。看着她的背影,我不禁想起了“左手提菜,右手捧花,生活与情调同在”这句话。

这一站下车的人很多,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正前方坐着一对母女。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,扎着可爱的双马尾,圆乎乎的小脸因委屈和不高兴皱成一团。她的妈妈低着头跟她说话,时不时抬头看看车上的电子表。过了一会儿,不知道说了些什么,小女孩的小脸明亮起来。孩子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,开心就笑,难过就哭。

对上我的视线,妈妈指指孩子,小声对我说:“不愿意去跳舞,闹脾气呢。”我微笑着朝她点了点头,以示回应。

到站后,小女孩的母亲经过我的位置,朝我摆了摆手,便带着孩子下了车。小女孩学着妈妈的样子,也冲我挥了挥胖乎乎的小手。

“图书馆到了,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。”我跟着下车的人潮走向后门。

如今,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,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。以前,时常被妈妈打发去邻居家借个鸡蛋,借瓶醋,现在甚至连隔壁住着什么人,长什么样都说不上来。而在这小小的车厢里,有时陌生人之间却能善意攀谈,不自觉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。在这寒冷的冬天,这些温暖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汪曾祺曾说过,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而这人间烟火气,恰恰是人间最绵长的滋味。

车窗外,光影飞逝而过。而我在车内,在柴米油盐的喧嚣中,寻回对生活的热忱。

花开诗旅

果园静谧

■何小龙



河两岸,农田平阔
干净整洁的红瓦白墙村庄里
几声鸡啼狗吠,使我感觉到的宁静
有了暖心的温度

麦地泛出绿色光泽
一排排塑料大棚
如一只只白色蚕茧
茧壳里,蔬菜正打开蜷曲的翅膀

静谧的果园里,进入休眠期的果树
如摇篮里熟睡的婴儿
南北干渠
水流湍急、清澈,汨汨水声
像是母亲河哼唱的摇篮曲

人生感悟

咸菜坛底藏着春天

■张中兴

记忆中,儿时的我既贪吃又贪玩。我很挑食,母亲曾为此苦不堪言。

立冬前,母亲总要亲手腌制一罐咸菜,这些咸菜能吃一个冬天。每天早饭,母亲总是摆上一碟咸菜,跟馒头、稀饭一起吃。

我不喜欢吃,有时就拒绝吃早饭。母亲骗我说:“娃呀,你别再挑食了。你早饭吃些咸菜,这个咸菜坛子就会早一天见底,咱家就会早一天迎来春天。”小时候的我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。从那天起,我每天坚持吃早饭,也渐渐习惯了吃咸菜。

那年腊月底的一天,我发现我家的那只咸菜坛子终于见底了。春节也已经近在眼前了,原来我家的咸菜坛底真的藏着春天。

如今,我已长大,每当想起那年冬天,便想起我的母亲:我家的咸菜坛底不仅藏着春天,还深藏着一份比春风更温暖的母爱。

母亲已经年迈,本该安享晚年,坐享天伦。可是因为我的婚姻变故,让她还要为我操心。每年在立冬前,她仍坚持着为我的小家亲手腌制好一大坛咸菜,以便冬天吃早饭时食用。



【书香】

那年,二姐在小镇开了一家书店,满屋子的书散发出一阵阵幽香,让人陶醉。我怀念在小镇书店的温馨时光,打开一本书,看到清晰工整的字迹,嗅到淡淡的墨香,感觉特别亲切。受网络的冲击,书店越来越少。可我仍然喜欢逛书店,书店能给人宁静自由的畅想。

——王维钢

【苔藓】

周末,我一个人走到城外,看到到处是空闲的房子和院落。这里的每一条路上,几乎都有苔藓,绿茸茸的样子,让人喜欢。我俯身,发现它们守在这里,成了一处风景。它们让这个有点破败的村落,有了别样的韵味。

——李刚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村头】

最近,回乡探望,发现村里变化可真大。柏油马路穿村而过,二层小楼鳞次栉比。多年不回村的险些迷了路。问过老乡,远远地看到熟悉的石桥泊在那里,这应该是村里唯一不变的建筑。它默默注视着村庄,好似一位母亲伫立村头,静静等候游子的归来。

——王阿丽